

中国古代

小说

珍珠舶
欢喜冤家
狐狸缘

第一卷

珍

品



华龄出版社

412540



中国古代小说

珍品(一)



204125400

华龄出版社

样本书



责任编辑：李 迪

封面设计：杨荟铄

中国古代小说珍品

林海 编校

出版发行 华龄出版社

(北京市西城区大红罗厂街乙3号)

邮编 100034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

850×1168毫米 大32开 106印张 1800千字

1997年8月北京第1版 199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套

ISBN7-80082-398-9/I·141

定价：168元 (全四册)

井本井

出版说明

中国古代小说浩如烟海，经过长期的发展衍化，到了明清，进入了繁荣期，选编这套《中国古代小说珍品》内容大多为才子佳人，名士英雄的悲欢离合故事，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和时代风貌。

《中国古代小说珍品》共十五种，为《珍珠舶》《欢喜冤家》《狐狸缘》《照世杯》《兰花梦奇传》《四巧说》《合浦珠》《好逑传》《疗妒缘》《终须梦》《痴人福》《章台柳》《比目鱼》《石点头》《定情人》。

作品以理想化的浪漫主义色彩独树一帜，所表现的爱情和婚姻，以及作者笔下人物，在那个特定历史时代是不可能普遍存在的，但却是人们所向往的、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积极作用。

一 卷 目 录

第一卷

- 一、珍珠舶 (1)
- 二、欢喜冤家 (169)
- 三、狐狸缘 (597)

清·鸳湖烟水散人 著

珍
珠
舶

内容提要

《珍珠舶》是一部中篇小说集，所演六个故事分别为：卷一叙恶人蒋云奸占友人赵相妻，终得恶报事；卷二述穷秀才金宣与闺秀玉婚姻事；卷三写杨敬山之小厮黄阿喜溺死后显魂作祟的故事；卷四叙秀才谢宾又与才女杜仙珮巧结姻缘事；卷五说东方白与贾琼芳结合事；卷六叙松江僧人证空与尼姑郎照私通并拐骗良家妇女，终罹法网的故事。

序

客有远方来者，其舶中所载，凡珊瑚玳瑁夜光木难之珍，璀璨陆离，靡不毕备。故以宝之多者，称为上客。至于小说家，搜罗闾巷异闻，一切可惊可愕，可欣可怖之事，罔不曲描细叙，点缀成帙。俾观者娱目，闻者快心，则与远客贩宝何异。此予《珍珠舶》之所以作也。

乃论者犹谓：“俚谈琐语，文不雅驯，凿空架奇，事无确据。”呜呼，则亦未知斯编实有针砭砭俗之意矣！是何异于黄鹄云飞，而弋者犹盱衡于林藪；徽弦响变，而听者徒击节于宫。殊不知天下有正史，亦必有野史。正史者，纪千古政治之得失；野史者，述一时民同之盛衰。譬之于《诗》，正史为《雅》、《颂》，而野史则《国风》也。故夫翻云覆雨年老寂寥，则订交乌可不慎；十载埋头，一朝释褐，则际遇各自有时。他如鬼附人船，生谐死偶，实鬼神之变幻；夜晤洞庭，诗传燕翼，乃伉俪之奇

缘。至若遇魅影于花前，则端己者岂不生疑？敲木鱼于月下，则佞僧者可以为鉴。凡此种种，皆出于耳目见闻，凿凿可据，岂徒效空中楼阁，而为子虚乌有先生者哉！然则买舡所载，不过珊瑚玳瑁夜光木难，仅足供人耳目之玩而已。若夫余之所传，实堪警世，故不欲自秘而登诸梨棘。世之君子，谅不有按剑斯编者矣。

鸳湖烟水散人自题于虎丘精舍。

目 录 美觀中幕劇世平 回三葉

正 卷

(811) 軒蘇豔齊民白式末 回一葉

(951) 關凤輝對燕安就賈 回二葉

(137) 餘主妹良条夫蒼法 回三葉

六 卷

(141) 卷 一 云贊南風嘉室贊 回一葉

第一回 真结义赵大郎托妻寄母 (9)

第二回 假肝胆蒋佛哥禅室偷香 (19)

第三回 墮烟花杨巧姑现偿夫债 (29)

卷 二

第一回 穷秀才十年落魄 (40)

第二回 老闺女一念怜才 (48)

第三回 贵门生千金报德 (56)

卷 三

第一回 石门镇鬼附活人船 (65)

第二回 邬法师牒遣酆都狱 (74)

第三回 桃花桥巧续鸳鸯偶 (81)

卷 四

第一回 谢宾又洞庭遇故 (89)

第二回 杜仙珮燕翼传诗 (99)

第三回 严协镇幕中赠美 (109)

卷 五

第一回 东方白月夜遇花神 (118)

第二回 贾琼芳燕钗联凤偶 (129)

第三回 老苍头杀身救主翁 (137)

卷 六

第一回 僧宝藏尼偶谐云雨梦 (144)

第二回 佳人旋施大开方便门 (152)

第三回 昭庆埋踪惊遇烧香客 (161)

二 卷

(04) 回一第

(04) 回二第

(05) 回三第

三 卷

(05) 回一第

(07) 回二第

(08) 回三第

四 卷

(08) 回一第

(09) 回二第

卷

第一回

真结义赵大郎托妻寄母

诗曰：

谁云结交易，结交苦不深。

结金罕结义，结面难结心。

羊左久不作，范张莫望今。

平时酒肉眼不白，才遇孔方心便黑。

纷纷翻覆似波澜，多少良朋变仇敌。

请君满泛手中觞，听我新编畅胸臆。

这一首诗，是说那人心叵测，交友最难。盖因朋友列在五伦之一，无论士农工商，以类相从，少不得各自有个相与的朋友。只是古道日非，人情浇薄。那仗义疏财，慨然诺急患难的绝少，以黄金多寡，为交谊浅深的最多。所以富贵与富贵交则终，富贵与贫贱交则不终。先富贵而后贫贱，则亦不终。当其显达与殷厚相等，则意气类洽，把臂

订盟，以为同胞，始可拟管鲍不足尚也。及至事变临事，一朝颠沛，休指望赤胆相扶，就把那脸儿翻转，视如陌路，甚而惟恐祸害牵连，逢人推说从来不曾相识，这也还算是厚道的了。每见今世险刻之徒，往往乘友落难，阳为排解，阴实从中取利，更或假意说盟说誓，专等堕入局中，即便下手，有田产则利其膏腴，有妻妾则乱其闺阁。交道至此，岂不深可痛惜。所以昔贤曾有翟公署门、朱穆著绝交之论。还有一个杜工部，在长安时，每为旧交所薄，做下古体一章云：

翻手为云覆手雨，纷纷轻薄何须数。

君不见管鲍贫时交，此道今人弃如土。

据着这首诗意，可见人情恶薄，交谊鲜终，自古迄今，大都如此。然虽是这般说，难道世间，果然没有一个言必信，行必果，重义轻财，有肝胆的真丈夫么？只因损友多，益友少，与人相处，也要察其贤否，方可定交。决不宜轻信受欺，以致厚始隙终，噬脐莫及。

近今有一少年，也只为一时误信，结交匪类，惹来夫妻子母分离，身陷囹圄，几乎性命不保。

这段话文，出在松江府华亭县，有一人姓赵，名相，号唤君甫。在十二岁上，父即见背，其母王氏，年仅二十七岁，苦撑门户，抚养赵相成人。那一年，已交弱冠，娶妻冯氏，颇有五六分姿色。至亲三口儿，靠着祖遗房产过活。忽一日，壁邻有个做裁缝的，唤做董近泉，在里党中，恃着自己有了一把年纪，凡系邻居有什么冠婚丧祭，礼应贺吊

的，那董近泉惯会敛银买礼，做个公分头儿。你道众家之事，为何近来独肯效劳？只因那分金，也有一钱的，也有加厚至二钱、三钱的，若做了头儿，不但省了自家的一分，连那众人的公分中，还要把礼物克减些，落下几分使使。及至本家备酒，吃了正席，次日洗厨，还要请他独吃一杯。因有这些肥水，所以董近泉每常探听某家上寿，某家生子，他便撇了门前生意，往来奔走不迭。

这一日，急忙忙跨进门限，对着赵相说道：“东首卖酒的李家，昨已搬去，今晚就有一个姓蒋的朋友，自南门迁到这里。闻得那蒋大郎，年纪不多，倒也老成世事，我们这几家邻近，斗一公分作贺，要你也出一分儿。”赵相道：“这是该贺的，每分应派多少，就称了去罢。”董近泉道：“照众，先出一钱五分，等待备完了再算。”当下近泉取银，自去买办礼物，不消细说。

且表那姓蒋的，讳云，排行第三，乳名佛哥，表家公度。祖父三代，俱充本府吏员，遗下房产，也有千金家当。只为蒋云幼孤失教，嫖赌兼全，不上三载，竟把祖业花费罄尽。自此日渐无聊，单靠包揽词讼，为人衙门打点，并写几张呈状糊口。那一晚迁徙进门，董近泉就把贺礼送过，蒋云欣然收领，择日具东相邀，酒果肴饌，备极丰盛。当夜饮酒中间，那众领居，俱是个经纪手业之人，免不得四个字，唤做粗俚朴实，碗酒块肉，是其所乐。若用水磨工夫，行令掷色，绝不在行。那蒋云又是一个假斯文，假世事的。只一张嘴，谈天说地，娓娓不休。致令四座寂然，莫措一

语。惟有赵相，粗谙文理，温雅脱俗，兼值年卑，坐在席末，恰好与东家共桌，所以两个说得最是投机。话休絮繁。

当夜席散之后，赵相回家，向着王氏，备称蒋云衙门识熟，是一个能干的人，且又一团和气，待人礼数周匝。王氏道：“你既没有弟兄，这样人系在邻居，也该结识他。”次日早起，赵相独自过去谢酒。蒋云笑道：“深愧薄设简慢，殊为负罪不浅。幸获赐顾，樽中尚有余沥，屈兄少坐一谈。”赵相慌忙站起身来，再四推却。蒋云坚不肯放，便把董近泉邀过，一同坐下，直饮至日中始散。自此以后，酒杯往来，遂成莫逆。

忽一日，蒋云为有讼事在县，清晨梳洗，打从后门出去。只见井栏边，站着一个后生俊俏妇人，提桶汲水。近前仔细一看，那妇人果是如何？但见：

轻盈态度，袅娜身躯。只须这脸晕桃花，自应愧宋玉；堪美那眉横纤绿，何必倩张郎。虽则云鬓蓬松，越显得天然媚丽；惟此綦巾缟服，却偏有别样风流。

蒋云立住了脚，直等那妇人汲了水，跨进门去，把众邻居屈指一数，才晓得就是赵相的浑家。一头走，一头暗想道：“怎知赵大的妻子，却有这般美就，必须寻计弄他上手，方遂我愿。”自后，不时买些新鲜果品，送与王氏。每事假效殷勤，与赵相愈加亲密。也是事该凑巧，赵相为因父亡，借了一主官债，历年还过本利，尚有债尾未清，意欲求让。怎知宦家的帐目，岂肯容你欠少分毫。当下差一管家，唤做顾敬，率领众仆到门厮闹。那赵相又是少年性子，执